

# 巴哈伊教神秘主义源流<sup>\*</sup>

吕耀军

巴哈欧拉 1863 年离开巴格达,公开巴哈伊教前的早期作品,神秘主义色彩浓厚。重要的有被巴哈欧拉称为“最神秘的作品”——《七谷书简》,“天启神秘中的宝藏”——《隐言经》,还包括《四谷书》、《确信之道》和《神圣奥妙之精华》等。在这些经典中,苏非主义所强调的静观、沉思或者入迷的神秘体验,神圣的爱、神光论、神迹观念,以及经文的隐义解释等神秘主义情愫明显。正如该宗教圣护守基阿芬第所言,“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把人与神统一起来的神秘主义感情,与所有别的神圣宗教一样,巴哈伊教信仰具有神秘主义的基本特征”。神秘主义对巴哈伊早期教义的形成、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流放巴格达期间,巴哈欧拉与苏非神秘主义者关系密切。由于巴布教派的分裂,巴哈欧拉曾经退隐至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山区的苏莱曼尼亚,隐居了两年多。后来因为其学识,他被看作是苏非的谢赫,受到库尔德城苏非教派纳克什班底教团的礼遇,曾被邀请到他们的隐修地“扎维叶”做客。巴哈欧拉常常以诗赋的形式,与他们探讨关于苏非精神修行等神秘主义问题。其中,以《无形永恒世界的斟酒者》和《鸽子赋》最为著名。《圣鸽赋》是一篇与著名的阿拉伯诗人,同时也是苏非大师的伊本·法里德所作的诗歌诗韵相同的诗。作品主要运用诗歌和引喻的语言,表达巴哈欧拉的宗教经验和感情,如他与人格化的“天国少女”的对话,表达他的信仰的渴望,他的殉难的苦痛和希冀,以及不同精神世界的荣耀和本性。巴哈欧拉的作品中还包括一定的宗教祷词,如被称作“长篇医治祷文”,皆属于此类。这些以波斯语或阿拉伯韵律表现出来的诗歌,被巴哈伊信众视为具有无比的妙处,它们被咏唱以“创造了一种出神和入迷的气氛”,激起“灵魂内部敬畏和惊颤之情”。

巴哈欧拉返回巴格达后,仍与库尔德的苏非学者保持联系,宗教思想日渐成熟,就某些神学观点和苏非修行问题彼此交流。著名的《七谷书简》和《四谷书》就是以书信的形式,对涉及的宗教修行进行了探讨。《七谷书简》是回答卡迪里教团苏非首领穆哈伊丁的问题,该作品展示了灵魂内在晋升的奥秘,描绘灵魂朝着目标发展的七个阶段,包括探寻之谷、爱之谷、知识之谷、一体之谷、满足之谷、惊奇之谷、真穷与绝对虚无之谷。《四谷书》是巴哈欧拉写给卡库科城卡迪里教团“光荣且无争议的领袖”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信,指出了慕道者经历的四种类型,分别是坚守宗教律法而追随真理的人,通过理性与心智追随真理的人,通过自己的内心和对上主的爱追随真理的人,以及在前三条道路上并行不悖的人。认为最后一类人代表了最高、最真的寻求真理的方式。《七谷书简》和《四谷书》有意

<sup>\*</sup>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09 年第 2 期。

模仿苏非经典作品风格,强调苏非的主题,表明巴哈欧拉对苏非学者之间关系的密切和苏非思想相当程度的熟悉。

巴哈欧拉在巴格达时期的作品,还有诗篇《光之经文书简》、《河之书》、《关于“他是”的评注》、《哈德格书简》、《确信之书》、《隐言经》、《神圣奥妙之精华》、《荣耀归于伟大的上帝》、《芳香的人》、《绝色的姑娘》、《耐心篇》和《圣洁的水手》等。这些作品内容虽涉及宗教体验、伦理和教义多个问题,但都具有“神秘主义”的本质特点。巴哈欧拉于1858年在巴格达所书的神秘主义的散文诗《隐言经》,是一部宗教和伦理诫命的诗歌集。主要对巴哈伊教的伦理规定,作了明确的阐述。这部经典的上下两卷分别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散文诗体写成,以神秘主义的爱为主线,强调造物主对创造物的爱,人类对上帝的爱。强调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伦理,认为每个人心中隐藏着永恒美德,主张正义、谦恭、满足、感激、宽容、赡老育幼、慷慨和安贫,反对贪求、炫耀、妄语、无聊争辩、嫉妒、游手好闲、虚荣和傲慢。《确信之书》和《神圣奥妙之精华》被看作是阐述巴哈伊教教义学的主要作品。《确信之书》是在创造性地解释什叶派教义和基本信仰的基础上写成,以上帝圣使(先知)的名义,对涉及教义的若干问题,包括上帝的同一性和不可知性,不同历史时期先知的使命,坚韧和努力工作的救赎,天堂和地狱等基本的神学命题,作了巴哈伊教式的阐述,表明了其宗教思想的成熟。同时也对信仰者关于“末日审判”、“封印使者”、隐遁与复活、灵魂晋升、生与死等疑惑的问题作了解答,确立了巴哈伊教义学的主要内容。《七谷之书》和《确信之经》所关注的主题,在《神圣奥妙之精华》进一步被强调。这些论题包括“字面理解经文的危险”,“经典暗示的新的上帝显现者即将来临的迹象和征兆”,“神圣启示的延续”以及对诸如“末日审判”和“复活”的新解释。这些作品虽然包括深奥的或“神秘主义”的部分,但以一种更容易被理解的风格写成,从而容易被不同层次的乌莱玛或不熟悉苏非特定术语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巴哈伊教对神秘主义的术语和思想的运用,受其特定时空环境的影响。巴哈伊教的早期信徒都是伊朗什叶派内部谢赫学派的追随者,作为巴布运动的先驱,谢赫学派的创始人阿赫默德·艾哈萨仪主张用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真主启示,以寻求宗教合法性的存在。巴哈欧拉继承和沿用了这种重视经文隐义解释的原则,对什叶派宗教教义和传统作了新的解释,形成巴哈伊教义的主要内容。他给予先知神秘主义的解释,把他们比喻为“上帝之发光体”、“上帝之灯”、“上帝的显示”和“真理太阳的显现者”。巴哈欧拉从《古兰经》的经文隐义说,引证先知的连续性,认为这些显现者是“最有成就者、最与众不同者和最优秀卓绝者”。巴哈欧拉强调信仰“确信之道”——巴哈伊教的意义,认为只有信仰巴哈伊教,修行者内心的“寻求之灯,奋斗之灯,希望之灯,献身之灯,热爱之灯,着迷之灯,出神之灯”,将在寻求者的内心被点燃。上帝之爱的仁慈和风,飘荡于信仰者灵魂,谬误之黑暗将被驱散,怀疑和疑虑之迷雾将消弭,知识之光和确信之道将会围绕信仰者,在那个时刻,“神秘的预兆将带来精神的欣喜潮水,来自于上帝之城的光芒灿烂如黎明,通过知识之号音,将唤醒内心、灵魂和来自于沉睡状态的精神”。与传统苏非一样,巴哈欧拉也强调对上帝的爱,神爱论在其经典中多次出现,如在《隐言经》中强调,“人之子啊!我爱你的创生,所以我创造了你。你也要爱我,好让我能说出你的名字,用我生命之精神将你的灵魂充实”。再如“爱我,我就会爱你。不爱我,我的爱就无从给你”。在《七谷书简》中,巴哈欧拉把这种爱从对象上作了划分,主要包括上帝与生灵,生灵与上帝,生灵与生灵之间的爱,其中,上帝之爱是最高的。他强调,要突破人们与其爱主之间的蒙蔽,需要认真的和热情洋溢的努力,“没有耐心,寻求者在这旅程上不能抵达任何所在,或获得任何目的”。

尽管巴哈伊教义学是在苏非语境下形成,但与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有着明显区别。在坚持谢赫巴布传统思想基础上,巴哈欧拉强调上帝的完全的卓越性和无与伦比,认为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上帝本体之秘密,这一点与传统神秘主义和启示宗教的上帝观是截然不同的。传统神秘主义认为,上帝的概念独自基于个人心醉神迷的经历。而启示宗教认为,上帝是非个人的,敬畏上帝才是信仰者的本分。在巴哈欧拉的作品中,上帝神圣本体之卓越性被强调,其超越了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上帝“自亘古超越人类的本质,也将永远这样。无人曾知晓他,没有任何生灵曾觅得通往他本体之路”,上帝“隐蔽于无以言表的自我神圣中,将永久地秘藏于他的不可知本质的神秘中”。基于此论点,巴哈欧拉明显拒绝追求精神体验的苏非个人,可以获得与主合一或在上帝中“寂灭”的观点。在巴哈欧拉的作品中,“爱主”与“与主合一”是两个分离的,不同层次的概念。喜爱上帝,并不等同于个人能通过修炼而与上帝合一。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巴哈欧拉强调精神修炼的神秘主义过程,但他强调神秘主义的旅程,要遵行基本的宗教法规,不能偏离神圣律法的要求,这种思想在他的《七谷书简》表现明显,他强调追求真理者须遵循宗教律法“以使他自律法之杯得到滋养,获悉真理之奥秘”。这种精神修炼与遵行教法结合的要求,驱散了被某些苏非所坚持真理的获得,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律法的思想。在“一体之谷”中,巴哈欧拉明确地对他的一体思想与神秘主义观点作了区别,对神秘主义关于灵魂与上帝的一体作出新的解释。

巴哈欧拉特别强调,“上帝的显现者”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关于上帝的知识和神圣意志,只有通过先知才能传递给人类。尽管巴哈伊教承认过去和现在神秘主义的贡献,赞赏神秘主义者在精神道路上的努力,但反对神圣的启示能通过神秘主义者个体修行领悟上帝意志的观点,坚持只有不同时代的新先知,才能承担这种职责和功能。另外,在巴哈欧拉神秘主义思想中,神秘主义修行方式与伦理之间也有着明显的重叠。在《确信之道》里,巴哈欧拉概述了“真正的探索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不仅包括这种超脱和入迷的神秘主义品质,而且更应具有尘世的伦理品质,如仁慈和避免背后诽谤。这种强调精神追求和实际生活中的伦理融通,与苏非主义和巴布传统中对形而上学的强调,形成鲜明对照,构成独特的态度。巴哈欧拉的早期教义学作品,如《确信之道》、《隐言经》和《神圣奥妙之精华》,在巴哈伊教社团内部迅速普及,被广泛地传抄和誊写。

巴哈伊教神秘主义,为巴哈欧拉吸引信众,传播教义提供了一种柔性的方式。在巴哈欧拉时期,许多苏非成为巴哈伊信徒。在巴格达,巴哈欧拉虽写了诸如《七谷书简》、《四圣书》几本类似于苏非的神秘主义著作。但从阿卡开始,巴哈欧拉似乎通过巴哈伊教神秘主义,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阿拉伯、土耳其和印度逊尼派世界传播巴哈伊信仰的一场运动。这些神秘主义者以托钵僧的装扮,旅行于这些地方,传播巴哈伊教。他们运用巴哈欧拉的《七谷书简》和《四谷书》以及其他神秘主义诗歌,向其他人传播巴哈伊教教义,如喀兰达在拜访了巴哈欧拉后,通过叙利亚、伊拉克和安纳托利亚旅行,传教布道;贾巴尔·阿芬第在巴哈欧拉的建议下,以苏非托钵僧的装扮,游历了土耳其人领土,传播巴哈伊信仰,后来其继续以同样的方式遍及印度、东南亚地区;艾利亚胡在阿卡拜访完巴哈欧拉以后,在逊尼派世界以托钵僧的装扮旅行。喀山的赛义德哈希姆,在巴哈欧拉的建议下,花费了七年的时间,游历于伊拉克、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传播巴哈伊教。